

◆ 流年碎影

在舅妈家过年

肖遥

小时候经常在大舅家过年。现在想来,舅妈真是能干,除了照顾一家老小六口人吃穿,还承包了一个印刷厂,我如今还记得印刷厂旁边的菜市场,因为舅妈经常带我和大表妹去菜市场买菜,舅妈把一堆菜捆在车头上,前梁上坐大表妹,后座上坐着我,车子蹬得呼呼的,回家以后,舅妈就钻进厨房里熬粥,在粥的上面馏上馍,用另一个灶炒菜,当时家里烧的炭,电动鼓风机呜呜响起来,舅妈利索地做出一盆肉辣子酱,用热馍夹上,香喷喷的。

每到过年,舅妈的娘家一拨一拨的来人,舅妈就做一大盆粉蒸肉,蒸很多馒头和包子,熬一大锅粥。来一拨人,切一盘卤牛肉、一盘肉冻、馏一碗粉蒸肉、一盘炒莲藕或炒土豆丝,四菜一汤上来,请来拜年的亲戚吃,我们小孩,饿了就跟着客人吃一顿,吃了很多顿饭,还是分不清谁是谁,舅妈家要接待的娘家人可真多。现在才弄清楚,舅妈娘家有兄妹七个,其他六兄妹,互相不太来往,甚至过年来拜年时,也尽量错开彼此,即便见面,谁也不太搭理谁,但他们都和舅妈很要好。

舅妈的大哥考上大学后逃婚未遂,被父母逼着成了婚,舅妈的爹妈受够了大儿子的满腔怨怒,所以对女儿分外宽容和开明,我舅妈暗恋她学长——我大舅,父母竟一点也没有嫌弃大舅家穷,主动请媒人去我大舅家说亲,成全了我大舅舅妈的婚事,舅妈刚和我大舅结婚,她父母就去世了,长嫂闹着要分家,五个小弟小妹成了孤儿,多数时候是我舅妈照顾着。

难怪在我的记忆里,舅妈虽然从来没有对我高过声,但她时常不苟言笑,用小姨们的话说“嫂子心里太有主意”,厂里的事她说了算,家里的事也是她说了算。舅妈的婆家人——也就是我大舅和他的姊妹们,都有点文艺情结,不太会算账、理财,对生活的基本技能拙于应付,在别人家争得打破了头的财务问题,在这一家不是太大问题。

但表妹长大后很不高兴,指责她妈妈把很多钱都

支援了她的弟妹们,舅妈从不解释,可能她自己心里自有一笔账,她能给公婆养老送终,能和小姑妯娌相处融洽,还能把印刷厂打理得风生水起,把两个女儿拉扯大,所以,她的贡献和能力使得她有权决定自己要做什么,表妹后来做生意,舅妈一直拒绝借钱给女儿,倒不完全是因为比起强大的自己,她觉得女儿弱爆了,而是在她眼里,这个家除了她都是孩子。包括大舅,她也像对孩子一样,和他永远的隔阂也在于此,他们不太吵架,也不太说话,即便说话,也不在一个频道上,他的文艺向往,她不接近,也不嘲笑,在爱情里,那是光环,在生活上,那都是多余的,就像孩子们的天真和淘气,可爱但没用。

表妹对舅妈的不满还在于,舅妈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不受人待见的“七姑八姨”,过年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,不会夸奖任何人,爱挑剔,爱追问人家咋不带对象回家,爱打听人家收入,爱问孩子们“你考第几名”……以至于每年过年聚会,聊天的时候,除非我表妹承认她挑三拣四嫁不出去,我承认我是个好吃懒做不管娃的懒妈,否则我们和舅妈就没办法愉快地交流下去。

今年因为疫情,不能够回老家过年了,我忽然有点怀念舅妈的啰嗦,甚至她老人家的不合时宜。世界对舅妈来说是粗线条的,不存在那么多意义,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失落和痛感,结婚生子照顾老小是天经地义,孩子吃好长胖才是人间正道,埋头向前走,生活得坚韧、直白而又实际。有时候我也在想,好吧,承认舅妈的成功、幸福和圆满吧,毕竟,人间烟火里的俗世生活,就是给舅妈这样的人准备的。



◆ 边走边说

等待

严锋

等待似是天命。

儿时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放学,等待夕阳坠落的的山那边有神仙出现;少年时,天天等待长大,能挣工分为家庭出点力;再大一点时等待高考的分数过线,有出人头地的机会;工作后,年年等待春风化雨,等待家里的责任田丰收;人到中年了,常常等待老人的体检结果,祈祷他们身体无恙、有福可享;五十岁以后,害怕养分吸收过多,每次等待自己的体检结果,都忐忑不安……有人说你活一百二十岁,大街上的人都互相不认得,有啥意义?我却不这样想。在这个美好的时代,谁不愿意多待一天?我期待每一位老人都能看见第二天早晨的太阳升起。

等待是机会。在这个人人都能出彩的国度,没有了户口本的红绿之区别,谁都可以自由地迁徙,自由地创造。无论是给自己打工还是给别人打工,是打一天鱼晒一天网,还是去远方淘金,都是你的自由!而那些等待的你人,是怕你走远了,忘了回家的路,他们不在乎你是富贵还是贫穷,他们等待的是你平安归来。



水 暖 李海波 摄

等待需静气。等待时,忌讳有大红大紫和“翻盘”的念想;等待的过程就是努力的过程。努力会让等待更富有意义,也让未来变得更有可能性。

等待,也是守候机遇。从前,肺结核、天花等疾病,让医学无能为力,但如今,对付它们不过是小菜一碟;几百年前,中国人梦想登月,如今探月工程已取得重大突破。等待,就像月缺之后等待满月,假以时日,一切都会圆满。

◆ 乡风民俗

能看不能吃的鱼

朱幸福

曾有人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脑筋急转弯:什么鱼能看不能吃?和尚敲的木鱼和大海里的美人鱼?错!是看鱼。

“看鱼”究竟是什么鱼呢?这还得从江南水乡的一个特殊风俗说起。

在皖南一带农家,遇有红白喜事、吃年夜饭或过年请客,酒席上总有一盆烧好的鱼,作为第一个菜端上来,放在八仙桌下席的右角,这盆鱼农家习惯上称为“坐盆鱼”“碗头鱼”,赴宴的人只能看而不能吃,故又形象地称为“看鱼”。我很小的时候,每年过年,不管生活多么艰苦,哪怕只有一条鳊鱼或鲫鱼,母亲也要将鱼烧熟了,先是祭祖用一下,再就是等吃年夜饭时再端上桌子,凑足双数的菜。有一年桌上只有这一碟看鱼,没有供我们吃的鱼,我们兄妹几个馋得直流口水,但父亲总是严厉地管束着我们,不让我们动看鱼一筷子,母亲干脆将看鱼端到碗橱里藏了起来。那一年正月初十前家里来了好几拨客人,宴请了好几桌亲戚朋友,那盆看鱼每次都被加热率先端上桌子,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动一筷子。显然,大人们是知道看鱼不能吃的,我们也只好咬牙忍住。

到了正月十四晚上,元宵节前夜,母亲将看鱼放在锅里重煮了一下,然后端上饭桌,告诉我说:“这鱼今天能吃了。”我们将信将疑地看着父母,那样子不像是逗我们玩的,几乎同时将筷子伸进了那碟看鱼,掐头、去尾、破肚、砍背,迅速将那碟看鱼五马分尸,夹进了自己的碗里,但那鱼肉已经粉了,吃在嘴里还有一股异味,没有半点新鲜鱼的味儿。到第二年春节,当家里准备的年菜吃得差不多时,我们就动员母亲,让我们提前把看鱼吃了,免得到时候鱼坏了不好吃。母亲说“等过了三天年再吃吧”。到正月初四那天晚上,父亲正好走亲戚去了,母亲就把看鱼端出来给我们吃了。等父亲回来问起看鱼时,母亲说:“被野猫叼走了。”我躲在一边窃笑。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,那是父母亲早就商量好的了,那时日子苦,不能浪费啊。邻居小胖子听说我们家已经把看鱼吃了,回家就吵着要吃看鱼,不料却被他老顽固的父亲揍了一顿。小胖子不甘心,来了个瞒天过海,偷偷地将看鱼吃了半边,将没吃的完好一面的鱼翻在上面……也有的人家为了防止孩子偷吃看鱼,干脆将看鱼不烧熟,也不放味精、酱油、辣椒和盐,想偷吃根本无法下口。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,家家户户的粮仓满了,鸡鸭鹅猪牛羊壮了,鱼塘的鱼也大了肥了,农民生活正在由温饱型向营养型转变,但看鱼这道菜还依然第一个被端上酒席,有的人家在饭店办酒居然也有摆看鱼的习俗。只是现在酒席上菜太多了,根本摆不下,看鱼第一个被端上来,很快又被端下去,仅仅成为一道程序。

关于这道菜的由来,我查阅过一些资料,并没有详细的解释;也问过许多农村老人,他们也说不清楚,光知道是祖上传下来的。我以为这看鱼作用起码有两个:一是过去百姓日子穷,办酒席时菜要双数,还要荤素都有,上个看鱼既能凑数,也能为酒席装门面;二是酒席之上有吃的鱼,也有看的鱼,讨个“年年有余”“席席有余”的口彩吧!大家虽不知详情,但跟踪模仿还是会的,于是这种能看不能吃的“看鱼”便在各类豪华酒宴上频繁穿梭着。